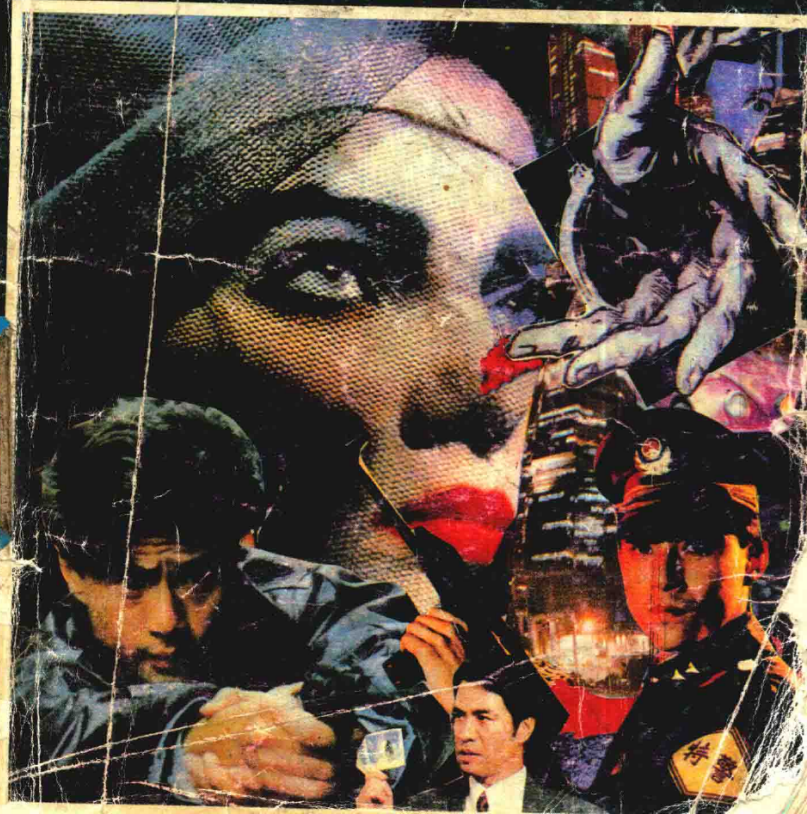


程玉琛 著

湘江出版社

迷城



(桂)新登字03号

迷 城

程玉琛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鹿寨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字数140千字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07-1238-4/I·853

定价: 4.00元

目 录

- 一、黑皮箱的秘密.....(1)
- 二、迷蒙的情案(36)
- 三、一个神秘的人.....(75)
- 四、两起命案的追踪者(144)
- 五、谁是凶手(178)

一、黑皮箱的秘密

1

凌晨四点，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刻，李德道辗转反侧却无法入睡，闭上眼睛漆黑一片，睁开眼睛一片漆黑，黑色和死亡紧紧缠绕着他。

新婚一年的李德道为什么想到要叩击人生的最后一关呢？说来这只是瞬息之间的变化，使他在生意上和爱情上受到了双重的打击，因而萌发出要去死的念头。

在爱情上，虽然年轻美貌的妻子蔡花就睡在身边，可人家已经信誓旦旦地表白：“天亮之后咱们就不再是夫妻了，马上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。”他怎么可以再失去她呀！

在生意上，这一次的惨败弄不清是时运不佳，还是被生意合伙人做了手脚？倾刻之间就倾家荡产，把几年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那几万元钱全赔光了，在经济上陷入了绝境。

而蔡花正是一年之前，随着他的生意得手，财源滚滚而来的时候投靠他的。这一次她也要象钱财一样，随着财源滚滚而去而去了。

妻子、爱情、生意、金钱、生命……一切全他妈的完了！可李德道又觉得，在未办理离婚手续之前，今夜她蔡花不还是属于我的人吗？在临死之前不风流一下，那不是更亏

了吗！可是，已经动过她三次都被拒绝了，这个女人真他妈的象钱财一样的流水无情！这一次不能再犹豫了，斯文了，懦弱了，要拿出男子汉的勇气，他想着起身，要强行风流，给她来个霸王硬上弓！

“咕咚！”哪知睡意朦胧的蔡花竟然猛力一推，将他推下床去，并小声骂道：“呆子！穷鬼！窝囊废！还倒想得美！”

“呆子……穷鬼……窝囊废……”李德道跌在硬梆梆的水泥地上，象泄了气的皮球不再起来，一连串的贬骂，几次的失败，使他最后一点儿奢望也破灭了。他觉得女人是和金钱画等号的。也小声骂道：“全他妈的无情无义！”

李德道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，怨天尤人的足足胡思乱想了半个时辰，他觉得天快要亮了，要死也得把生命结束在这黑夜之中，做不成风流鬼就做个屈死鬼吧！他慢慢从水泥地上爬起来，他决心已定，不再理会睡在床上的蔡花，他摸黑一步一步向厨房蹭去，他要找到那把白天就磨得锋利的菜刀，象一位“英雄”似的，用它勇敢地割开喉管……

当李德道从砧板上抓起菜刀，不知为什么手脚痉挛，全身瑟瑟发抖，决心似乎也动摇了，怎么能用自己的手染上自己的血，自己来杀死自己呢？他正在犹豫之际，忽听到“咚”地一声，他立刻放下菜刀，那声音就象警告他不要干这种傻事儿似的。他象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飘飘忽忽地循声向厨房的窗户那边摸去。

在厨房窗台下，他的脚在黑暗中触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，忙弯下腰用双手去摸，方方扁扁，有棱有角，还有手提把柄，象是个装钱用的小手提皮箱。嗨！这一定是上帝不忍

心看着他的子民去作无谓的牺牲，上门送钱财来了！

2

黎明时蔡花醒了，从玻璃窗射进黯淡的光线中，发现李德道一动不动，象座雕塑似的坐在写字台旁一张方凳上，面对着台上一个黑皮箱样子的东西出神。

她忽然眼睛一亮，心情豁然开朗。看得出来这皮箱不是家里的，一定是这呆子、窝囊废的生意亏了本，又失了爱，不服气、不认输，半夜里出去从哪儿偷来了，里面一定装着大把大把的票子！

她没顾上穿外衣和长裤，光着脊背就下了床，她悄悄走到李德道的身后，随着愈来愈明的光线，看得十分清楚，这是一个只有半米多长，薄薄的长方型黑色手提皮箱，上面还装着个密码锁呢，确是装钱的无疑了。那么，里面究竟装有多少钱呢？她心里计算着：如果是一百元一张的票子，就有一百万，那么倾刻之间咱就是百万富豪了！若是十元一张的票子，起码也是十多万元哩！

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横财不富，管她娘是偷来还是抢来的，有奶就是娘嘛。蔡花想到这里，竟激动地把仅戴一个乳罩的身子贴在李德道的后背上，并低头在他的面颊上狠狠亲了一口，娇滴滴地说道：“德道呀，咱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得到的。”

“我得到了什么呀！这黑皮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人家有意寄存在这里的。”矛盾重重的李德道突然被蔡花使劲亲了一下，那热乎乎的身子，那热乎乎的嘴，仍然使他振作不起精神来，他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咱知道这只皮箱不是家里的，可现在不是在你的手上么，管他娘是谁的呢，至少也得见面分一半嘛。”蔡花仍然兴致不减，接着双手搂住李德道的身子，娇柔地：“德道呀，咱昨天晚上对不住你，不然趁天还没完全亮，就上床……”

李德道虽然觉得身子有点发热，然而却猛然站起身，双手使劲一甩，脱离开这个轻佻浮薄妻子的身子，气咻咻地：“你不是说今天早晨要去法院离婚的吗？”

“嘻嘻，男人们怎么都是死心眼儿，咱说呆子呀，那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。”蔡花不但不恼，反而噗嗤一笑，娇揉造作地：“天已经亮了，不那个就算了。不过皮箱上这个密码锁是很难弄开的，咱说就找个东西来把它撬开吧。”

“是真的，这皮箱是人家从窗户扔进来寄存在我们这里的，不能撬动。”李道德紧蹙双眉，又瓮声瓮气地说。

他自从得到这个黑皮箱后，虽然把死的念头打消了，可高兴一阵子之后，又产生了恐惧感。他觉得夜里偷偷丢进他家这个黑皮箱的人，若不是小偷、强盗，可能就是危险恐怖分子。如果是小偷、强盗，那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丢进他家的，不久就会来取。若是危险恐怖分子丢进来的，那就更糟糕了，里面装的不是几块碎尸，也许是个定时炸弹！

李德道只得把昨夜他因钱财和妻子即将两空而到厨房想寻死时，不知是谁突然从窗户丢进这个黑皮箱的事儿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忽然态度大变的妻子蔡花。

“哟，那又不是咱们偷来抢来的，是人家主动送上门的，怕她个娘呢，撬开来看看有多少钱？”蔡花听了李德道为她想自杀的事儿并不震动，也不悲哀，更无恐惧感，她两

眼盯死黑皮箱，一边喜颜悦色地说着，一边动手就乱扭密码锁。

“不行！”李德道绷起脸孔，低沉地吼了一声。

“咱知道不行，咱去找个东西来撬。”蔡花跟李德道打哑谜，象着了魔似的，说着跑到厨房拿来个大螺丝刀就撬。

“定时炸弹！定时炸弹！”李德道见无法阻拦住这个财迷心窍的妻子，预感到大祸即将来临，大声吓唬着。

“芝麻、绿豆大点胆子，还是男子汉哩！”无所畏惧又桀骜不驯的蔡花执意撬下去，定要看看黑皮箱里装来多少票子！

3

李德道拗不过蔡花。蔡花终于将黑皮箱上的密码锁撬坏，掀开皮箱一看，呀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里面装的全是钱！不过一百元的大票子仅有半沓，大部分是十元一沓的票子，还有少数一元一沓的，估计没有十万，也有八、九万元哩！

“咱就说过你能够得到的，数数看。”蔡花一时高兴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说着就动手把钱从皮箱里往外拿，想摆在写字台上数。

“我也说过，这钱是人家的，不能动！”李德道一见这么多钱，眼睛都大了，惊慌加恐惧，忙上前猛地用手一压，想盖上黑皮箱。

“哎哟！呆子，压着老娘的手了！”蔡花尖着嗓子叫嚷，趁李德道稍一松手之际，一把将半叠百元的大票抓到手上，“老娘就先花这些，余下来的慢慢用。”

“不行，不然我要报警了！要是人家找上门可就麻烦

了！”李德道见黑皮箱里这么多钱，已经心慌意乱了，现在又无法制止住野心勃勃的妻子，于是想到了去报警。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的，咱说呆子，你要是报了警，钱被公安局拿去，人家来了取不到黑皮箱，一定得要你的命！”蔡花见这个男人既胆小又笨拙，便吓唬着说。

“那……他妈的可怎么办？”做小本生意的李德道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脸儿都吓白了，双手颤抖着按住黑皮箱无计可施地，“不能报警，那就先把它藏起来，看人家什么时候来取，再给人家。”

“对，就把它锁在大衣柜里，锁匙咱拿着，很保险，你要不放心就整天地守着嘛。”蔡花见李德道优柔寡断，没有主意，便想出一个绝妙的藏箱办法来。

“那你手里的那些呢？”李德道仍痴痴地追问着，“是否也放回皮箱里。”

“这点老娘先花着了，”蔡花的脸俏一绷，边穿衣服边把那些百元的大票塞进衣兜里，不高兴地嘟囔着，“担惊受怕的，就算是保管费吧！”

“要是人家来取时发现钱少了……”李德道眼睁睁看着蔡花把些一百元的大票装进了衣袋。

“哎哟，咱说呆子、傻瓜、窝囊废呀！你想过没有，那偷来的皮箱尚未打开就知道里面装着多少钱吗？”

“要是人家打开过呢？要是人家自己的皮箱呢？”

“要是，要是，要是个屁呀！你这个有脑子，无心肝的呆家伙，窝囊废，你自己的皮箱会往外扔吗？”蔡花越来越不耐烦了，火气也上来了，语言也越污秽了。

李德道却沉默了，他心中思忖着：难道她象我做生意赔

了钱那样，又要逼我去死，逼我离婚吗？

一个上午，李德道都心神不宁地守着大衣柜。到中午餐桌上突然丰富起来，白切鸡、烧鸭、卤牛肉、白酒……蔡花与昨日相比，也象换了个人，她擦胭抹粉，喜笑颜开地望着餐桌说：“呆子呀，别愁眉苦脸了，快过来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吧。”

李德道的喉咙里痒痒的，舔了舔饥渴的舌头，慢慢移上餐桌，屁股还未坐稳，便听到“笃、笃、笃”的敲门声。

“真讨厌。”蔡花嘟囔着，离开餐桌，扭动屁股去开门。

邮递员从门缝中递进一封信。

李德道忙起身从蔡花手里夺过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全身都冒出了冷汗！

信封上，不太规整的字迹写着：本市站前街第三条巷288号，李先生收，下面落款无地址，只写着“内详”二字。李德道用颤抖着的手，抽出信。

李先生：

现在警告你：昨夜寄存在你家厨房里的黑皮箱，一不准打开，二不能报警。否则后果自负！何时交还听候通知。

报复狂

李德道看到“报复狂”这三个字，全身都痉挛了，一屁股跌坐在餐桌旁的凳子上，举着信笺惊恐万状地朝蔡花嚷着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麻烦找上门了吧！”

蔡花接过信笺看看，不以为然地撇嘴一笑，说道：“也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个什么‘报复狂’根本就不知道皮箱里有多少钱，他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咱她娘的给他来个偷梁换柱，以椽代檩！”

4

李德道与蔡花是无法想到一块儿的，一个胆小怕事，糊糊涂涂，一个财迷心窍，过于精明；一个固执己见，一条道上跑到黑；一个桀骜不驯，天塌下来都不怕。这一顿丰盛的午餐，两人吃得都不愉快。

饭后，两人争论了一个下午，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。蔡花根据信笺上：“一不准打开，二不能报警”的警告，断定对方是不知道黑皮箱里面装有多少钱的，所以才使出了恫吓的伎俩。趁机可以给他来个偷梁换柱，以椽代檩，把皮箱里十元一沓的票子换成一元一沓的，不但能保持皮箱原来的份量，使对方无法识破，又起码可以捞他四、五万元。而李德道却一再重复信笺落款上“报复狂”那三个字，说此人是个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万一露出马脚，性命就难保，如果性命都保不住，那么要钱有什么用？还是不贪这不义之财为好。

后来，身心交瘁的李德道没吃晚饭就倒在床上睡着了，待他醒来时天已大亮，突然发现睡在身边的妻子蔡花不见了！李德道猛然坐起来，望望大衣柜仍然锁得好好的，可是，大衣柜的钥匙是带在这个女人身上的，一定是这个财迷心窍的女人趁他睡熟的时候，偷偷打开大衣柜，用手提包装上十元一沓的票子，去银行兑换小票去了，万一被人发现，这还了得！

李德道匆忙下床穿好衣服，想出外去找，可又怕存放在大衣柜里的黑皮箱再出什么问题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呆在家里等着吧。

他忧心忡忡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残白的阳光射进屋里，闪闪发亮，然而他的脑子里依然是昏昏暗暗的。大约九点，“笃、笃、笃”地响起敲门声，他知道不是蔡花，便犹犹豫豫去开门，是一位邮递员又送来一封信，信封上的字迹、写法与昨天中午的那封一模一样，他急忙撕开信封，抽出信笺。只见：

李先生：

请于今天下午两点半至三点，携带黑皮箱到市中心广场喷水池边的长椅上等候一个手拿一卷报纸，头戴白色乞丐帽，面戴黑眼镜的人。过时不见，何时再取另行通知。如若报警，后果自负！

报复狂

李德道看到最后“报复狂”这三个字，心头又是一颤！他吓得更加糊涂了，弄不清自己该不该去报警？该不该去把黑皮箱送到“报复狂”的手上？

正当李德道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团团转的时候，忽听到门锁响动的声音，知道是蔡花回来了。

“你倒闲得自在，可把老娘累坏了，一连跑了四家银行。”蔡花满脸流汗，拎着个鼓囊囊的手提包，一边关门，一边就酸溜溜地叫嚷起来：“下一趟该你去跑了。”

“我们谁也不要跑了，黑皮箱马上就要送交给人家了。”李德道也赌气地把写字台上那封信丢给她。

蔡花并不看信，而是用钥匙打开大衣柜，拿出黑皮箱，一边把换回一元一沓的票子往里装，一边把十元一沓的票子往外拿，并气呼呼地嘟哝着：“还不还黑皮箱老娘不管，反正里面的票子都要换成一元一沓的，多余出来就是老娘的。”

“我说不能再换了！”李德道见蔡花的眼里只有钱，根本就不存在他这么个丈夫，便上前使劲一脚踩在黑皮箱的盖上，却又压着了她的手。

“哎哟！”蔡花尖叫一声，骂道：“去你娘的呆子！窝囊废！”接着双手用力一推，就象从床上把他推下地那样，将他摔出老远。

“唔……”李德道冷不防被推倒，左边额头撞到床腿上，碰得脑子里边嗡嗡响，这下可把李德道惹火了，几天来积郁在胸中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，他猛然从地上站起身大骂：“去你的臭婊子！”接着一头撞在蔡花的身上。

蔡花被撞出一米多远，“冬”地一声，头碰在写字台角上，便身不由己，一声没吭的倒下去。

李德道总算出了一口气，虎视眈眈地望着跌在写字台边的妻子，看了一会儿不见起来，嘴里骂道：“还装他妈的蒜！”上前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她双目紧闭，从头发里往脸上淌着鲜红的血液，用手推推动也不动，她昏死过去了！

李德道惊慌中并没有忘记黑皮箱，迅速把大票小票一古脑儿放进黑皮箱，盖不上盖，就敞着塞进大衣柜，锁上后将钥匙揣进自己的衣兜，便开门出去，跑到小巷口去叫出租车。

当出租车把蔡花送进市医院，等她苏醒过来，安顿好之

后，他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一刻了，这才想起还没吃早餐，于是到厨房下了一点面条，便早餐和午餐一块儿吃了。

他开始计划两点半至三点的交接行动，从里面将门又锁了一道后，把黑皮箱从大衣柜搬进厨房，再关好厨房的门，然后一边一沓一沓的将大票小票分类摆在箱内，边计算这笔巨款的数额。最后得出的总额是七万七千一百六十元，加上昨天蔡花拿去那半沓百元的大票，估计有五千元，那么总共为八万二千一百六十元。可以因为小票多了，装满黑皮箱之后尚有五千多元的票子装不进——这都是蔡花干的好事！

李德道把黑皮箱盖好，又把那五千多元的票子用报纸包上，装进一个塑料袋，想了想仍不妥，还象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，又回房里，在写字台的一张白纸上，草草写了这样一些字，装进黑皮箱。

报复狂先生：

很对不起，妻子把票子换小了，想留下一部分，被我制止了。现一并送还。可妻子大约还拿走五千元大票无法找到，算我欠的，以后奉还。

李德道

李德道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是下午一点半，再过半小时就可以上路了，他心里想着那个手拿一卷报纸，头戴白色乞丐帽，面戴黑眼镜的家伙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凶狠人物呢？

5

李德道提前二十分钟来到市中心广场喷水池东面的长凳上。他为防人耳目是用浅绿色窗帘布包着黑皮箱和那个装有

五千多元的塑料袋来的，此刻他把黑皮箱从包袱里拿出来摆在身边，以示他的到来，塑料袋仍然放在包袱里。

他开始观察周围情况，发现“报复狂”选的这个位置极佳。座位后面有棵大树遮荫，火热的太阳晒不到长凳上，前面是开阔的广场草地，阳光下的绿茵上稀稀拉拉地有几对情侣在散步，广场绿茵的前面便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马路。这时正是上班时间，马路上行走和骑自行车的人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

李德道无心观望马路上的行人，将视线又收回到广场的绿茵上。散步和坐在树下乘凉者大都是一对对青年情侣，有的并肩而行，有的依偎在树下，窃窃私语，情意绵绵。他用目光仔细地搜索那个手拿一卷报纸、头戴白色的乞丐帽、面带黑眼镜的男人。

李德道望着广场草坪上的行人，又不时地看看表。戴草帽的人有之，却没有戴落边乞丐帽的，戴黑眼镜的有男有女，却没有手拿一卷报纸的人，望来望去，只是不见那个取黑皮箱的人。

他边望边思忖：这个黑皮箱虽然是在他想自杀的时候，突然从厨房进来窗户扔的，救了他的命，可给他带来的麻烦也不少，从见到它就没得安宁，一直与那个财迷心窍的妻子争执不休，而且还把她撞伤住了院，她伤好之后定要与他算帐的。而且目前的交接还不知是否顺利，要是被公安机关发现，他不也犯了窝藏赃款的罪行吗？这个黑皮箱，的确是祸而不是福啊！

李德道坐在长凳上，眼望广场，胡思乱想着。再看看手腕上的表，已经三点一刻了，广场前面马路上，因上班时间

已过，自行车和行人也少了，广场内仍然是那么几对情侣。他忽然想到，“报复狂”的信上写得清楚：“过时不候，何时再取，另行通知。”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是否象某些电视侦破片那样，“报复狂”是想先试探一下交黑皮箱人的诚意，看报警了没有？周围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？然后再选定一个更安全的交接地点。他恍然大悟，不过还是又坐了大约半小时，直至三点四十五分，才又把黑皮箱装回包袱里，想到也该回家给蔡花准备晚餐往医院送了。

翌日早晨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又收到一封与昨天写得一模一样信封的信，急忙拆开，抽出信瓢，只见：

李先生：

也许你没有报警，是真心想交还黑皮箱，那么今天（二十五日）晚上九点正，请携带黑皮箱到南山公园蘑菇亭西面路旁的石凳上等，见南面的岔路口出现一个戴黑帽、穿一套黑衣服的人，连续来回走动三次，你便可以把手黑皮箱放在石凳下离开，届时有人来取，如要报警，小心脑袋！

报复狂

李德道望着信笺踌躇了，这次“报复狂”选的时间和地点均具有危险性，不同于下午两点半至三点，周围人流不断的市中心广场，而是在南山公园蘑菇亭西面那个人迹稀少，十分僻静的地方，又是在晚上九点，他要是下毒手干掉我怎么办？可是黑皮箱已决定送还给他，为什么还要干掉我呢？那么，杀人灭口历来都是那些干坏事的人的伎俩呀！